

金粉世家

張恨水著 第四冊



世界書局印行

第四集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九回 | 小集騰歡舉家生笑譁 | 隆儀敬領滿目喜琳瑯 |
| 第三十回 | 粉墨登場難爲賢伉儷 | 黃金論價欲組小家庭 |
| 第三十一回 | 藕斷絲連揮金營外室 | 夜闌人靜倚枕泣空房 |
| 第三十二回 | 婦令夫從笑煞終歸鶴 | 弟爲兄隱瞞將善吼獅 |
| 第三十三回 | 筆語欺智囊歌場秘史 | 饋肴成畫餅醋海微波 |
| 第三十四回 | 紈袴聚豪家滅燈醉月 | 艷姬伴夜宴和索當歌 |
| 第三十五回 | 佳節動襟懷補遊郊外 | 秋光撲眉宇更入山中 |
| 第三十六回 | 山館留賓歸途行不得 | 月窗尋夢旅舍夜如何 |
| 第三十七回 | 兄弟各多情叢生韻事 | 友朋何獨妬忽絕遊踪 |

第二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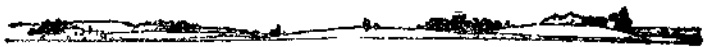
小集騰歡舉家生笑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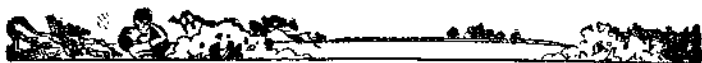
隆儀敬領滿目喜琳瑯

秋香看他那神氣，也止住了笑，忙問是什麼事情。玉兒笑道：「快去吧，四姑爺和四小姐回來了。啊，還有一個小姑娘，和洋娃娃一般，真好玩。太太屋裏，現在擠滿了人了。燕西聽說是這們一件事，笑道：『這也太驚小怪，弄人一跳，怎麼沒有電報來呢？』玉兒道：『四小姐說，讓咱們猜不到他什麼時候到，到了家好讓大家都出乎意外的一樂呢。』燕西聽說，也不和秋香再說二句話，轉身就跑。秋香叫道：『七爺七爺，別跑呀，您這棹上的支票，不收起來嗎？』燕西走得遠了，回轉頭來說道：『不要緊的，要不是你把紙盒子裏鑰匙拿着，開了抽屜，把支票放進去，將暗鎖鎖上，那就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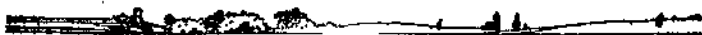


……帶說帶走，以下的話，已聽不見了。燕西走到母親房裏，果然看見滿屋子是人，金太太手上，抱着一個渾身穿白色西服的小女孩，滿面是笑容。他四姐道之和着四姐夫劉守華，被大家團團圍住，正在說笑呢。劉守華一見燕西，連忙搶前一步，握著燕西的手，從頭上一看，笑道：七弟還是這樣，一點沒有見老。燕西笑道：多大年紀的人，就說老了。我看四姐夫倒是黑了些。劉守華道：旅行的人，當然沒有在家裏的人舒服，怎樣不黑呢？道之也走過來笑道：你猜我為什麼今天趕回來了？燕西道：那我怎麼知道呢？劉守華道：你四姐說你是後天的十八歲，趕回來給你做壽呢。燕西笑道：家裏人忘了，遠路人倒記得，謝謝，謝謝！潤之道：你這話得說清楚。我們剛才還說要送你的壽禮呢，怎樣說是忘了？燕西道：也沒有敢說你呀！潤之道：你說誰呢？燕西不解說一番倒也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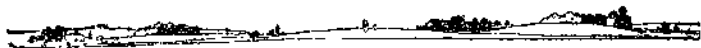


了，一解說之後，一看屋裏坐的人，都是不敢得罪的，竟不知說那一個好。笑道：反正有人忘了的，這何必追問呢！生日這件事，不但別的人忘記，就是自己也容易忘記。所以我說家裏人忘了，那也是有的。潤之道：叫你指誰忘了，你指不出人來，却又一定要說有人忘了，可見你是信口開河。梅麗正靠着金太太坐，在逗着那個小外甥兒玩，見燕西受窘，笑道：忘是有人忘了的。別人我不知道，把我自己說，就是剛才四姐提起，我才想起來了。這樣說，我就是一個忘了的。潤之笑道：他待你也沒有什麼好處，你為什麼要替他解圍？讓他受窘，看他以後還胡說不胡說？道之道：八妹倒還是這樣心地忠厚，要老是這樣就好。燕西道：梅麗，你聽聽，老實人有好處不是？這就得着好的批評了。金太太道：你既然知道老實好，你為什麼不老實呢？這一說，通屋子裏的人，都笑了。大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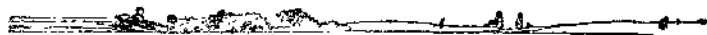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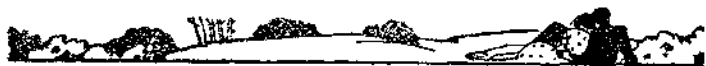
笑定。燕西道：說了半天，四姐帶了些什麼物事給我們，還沒有看見，我想一定不少。道之道：這可對不住，我什麼也沒帶。我一進門，先就聲明了，因為你沒聽見，我不妨再說一句，現在國裏頭，不是抵制日貨嗎？連我們三個人從日本來，都犯着很大的嫌疑，我還好意思帶許多日本東西嗎？你們若嫌我省錢，我可以買別的東西送給你們。梅麗道：我們要的是你帶來的東西，若是要你到了北京買東西補送，也就沒有理由了。道之道：你也是戴不得高帽子的人，說你老實，你就越發老實了。這一說大家又笑了，他們手足相逢，足足說笑了半天。金太太已經吩咐人打掃了兩間屋，讓道之夫婦居住。原來劉守華，他是在日本當領事，現在部裏下了命令，調部任用，夫婦初次到京，還不曾看住下住宅，暫且在金宅住下。劉守華另外還有一位日本姨太太也同來了。這日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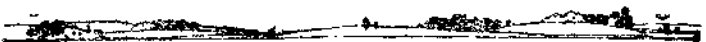


叫明川櫻子，原是在劉家當下女的。日子一久，就和主人發生了愛情，道之因為櫻子沒有什麼脾氣，殷勤伺候，摸不下面子把他辭了，也就由他們去。後來守華在夫人相當諒解之下，就討了櫻子做姨太太，這次守華夫婦回國，櫻子自然是跟着來，一來，到中國來做姨太太，在日本當下女總強的多。二來，這也合於日本的殖民政策。但守華很怕岳丈岳母，一到岳家，不便一路把姨太太帶進門。所以在車站下車之後，櫻子帶着一部行李，到日本旅館滄海館去了。道之和丈夫的感情，本來很好，他既不敢明目張膽的鬧，道之也就不便一定揭穿他的黑幕，所以金家並沒有人知道。過了一天，已經是燕西的生日。這是金家的規矩，整壽是做九不做十。燕西的二十歲，本要在明年做。因為燕西明年有出洋的消息，所以再提前一年。金太太先一天就吩咐廚房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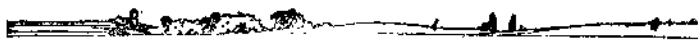


辦了一餐麵席，上上下下的人都吃麵。這裏最高興的，自然算一班天真爛漫的女孩子，只愁找不到熱鬧事。所以一大清早，秋香約着小蘭玉兒換了衣服，就來給燕西拜壽。走到燕西書房外邊，只見金榮正拿着一個鷄毛撻，反手帶着門，從門裏面出來。他早就笑道：三位姑娘真早，這時候就來拜壽了。七爺還沒起來，睡得香着哩。小蘭跟着金太太，向來守規矩的，聽了這話，倒是有些不好意思。紅着臉道：我們是有事，來瞧瞧七爺起來沒有？誰說拜壽呢？說畢轉身走了。金家算是吸點西洋文明人家，磕頭禮早已免除。所以燕西這天不用去和父母行禮，平輩也沒有什麼人說道賀。不過是大家紛紛的備着禮物，送到燕西這兒來。雖然他三個姐姐，三個嫂嫂，都送了支票，因為面子上不能不點綴，所以他們又另外買了些禮物送來，這其間有送文房用品的，有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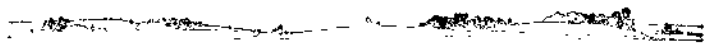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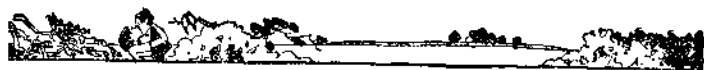
化妝品的，有送綢料的，有送食物的，金銓自己也賜了燕西一個瑞士表，這是叫他愛惜時間的意思。金太太賜了一套西裝，二姨太和翠姨，也是一人一張一百元的支票。二姨太另外送了一支自來水筆，翠姨送了十四匣仿古信箋，都是算上人含一點教訓的意思。這其間只有梅麗的東西，送的最合式，乃是一柄梵呵鈴，兩打外國電影明星的大相片。所有送的東西，不是匣子盛着，便是紙包包着，外面依着燕西關係，寫了弱冠紀念的字樣，下款有寫賜的，有寫贈的，有寫獻的，金榮把兩張寫字檯併攏一處，禮物全擺在上面。燕西沒有起來，兩張寫字檯上的東西，已經擺滿了。按着輩分，一層一層的排列着，另外有秋香幾個人送的桂花盆景，共有三十多盆，全在屋外走廊的欄杆上。另外是金榮李昇幾個親聽差的意思，給走廊四週，掛上萬國旗，和着十錦綢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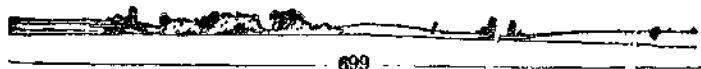
帶，雖非十分華麗，這幾間屋子，倒也弄得花團錦簇，睡到十點鐘，燕西一翻身醒了，忽有一陣奇香，襲入鼻端，按着被頭對空氣嗅了一嗅，正是桂花香。這就知道他們的禮，已經送來了。一骨碌爬起來，也來不及穿衣服，順手摸了一條俄國毯子，披在肩上，便踏着鞋，到外面屋子裏來看禮物。正在這個時候，玉芬也到裏面來看禮物。一見之下，笑道：今天不是你的生日，我可要形容出一句好話來。燕西道：不用形容，我自己也知道，是不是我像一個洋車夫呢？玉芬道：別頑皮了。剛起來，穿上衣服罷。不然，可就要受凍了。我給你叫聽差的。快快的穿起來，我們好一塊兒吃麵去。說時，給燕西按上鈴，金榮便進來送洗臉水。金榮看見也是好笑。燕西讓玉芬坐在外面屋子裏，自己就趕緊洗臉穿衣服。穿好衣服，依着燕西還要喝口茶才走。玉芬道：走罷，走罷，到飯廳裏吃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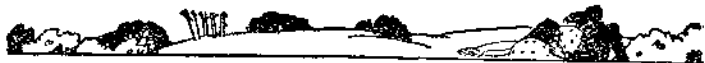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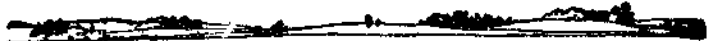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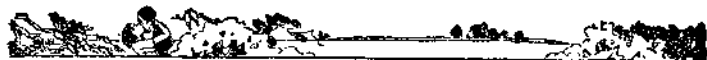
去，好些個人在那裏等着壽星老呢。要喝茶到那裏喝去。燕西道：吃麵太早吧？我剛起來呢。玉芬道：那裏依得你，是剛起來。若是你三點鐘起來呢，那也算早嗎？燕西被他催不過，只得跟着他去。原來金家的規矩，平常各人在各院子裏吃飯。遇到喜慶和年節的家宴，就在大飯廳裏吃飯。今天因為是燕西的生日，所以大家又在大飯廳集合，連多日不見的鳳舉，也在飯廳上。大家一見燕西，就笑道：呵，壽星公來了。燕西一時忘其所以，舉着雙手，對大家一陣拱揖。口裏連連說道：恭喜恭喜。慧厂道：怎麼一回事，你倒對我們恭喜起來？我們有什麼可喜的事呢？這一說，大家都樂了。翠姨正隣近慧厂坐位，輕輕的笑道：這是彩頭呀，怎麼不知道？說着對隔坐的佩芳望了一眼，笑道：這裏就是你們兩人可以受這句話。慧厂笑道：大庭廣衆之中，怎麼說起這話，而且也扯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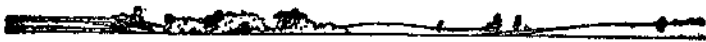
上。那邊佩芳見他們指指點點說笑。因問道：你們說我什麼？這也是一個小小壽堂，可別亂開玩笑。他的心裏，倒以爲是指着鳳舉和自己不說話的事。玉芬也怕說僵了，大家老不方便，便笑道：我們的壽禮都送了，下午也該是壽公招待我們。我們得先請壽公宣布，有些什麼玩意兒。燕西道：還是那一班魔術。不過有幾位朋友送一班雜耍，或者是幾齣坤班戲，我都沒有敢答應。說時，可就望着金太太。金太太道：雜耍罷了，貧嘴貧舌的，怕你父親不願意，倒是唱兩齣文戲，大家消遣消遣，倒沒有什麼。燕西道：既是這樣說，若是爸爸怪了下來，可是媽擔着這個責任。原來這飯廳上，只有金銓一人沒在座。金太太雖答應了，金銓是否答應，尙不可知，所以燕西就這樣說了。金太太笑道：怎麼着？我說的話，還不能作主嗎？大家聽說母親作了主，這事就好辦了，於是大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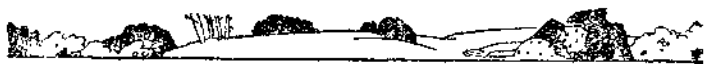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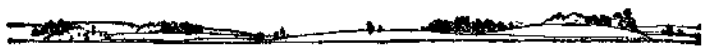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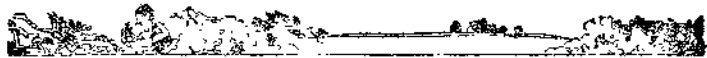
立刻說笑起來。玉芬道：這坤角裏面有唱得好的嗎？我要聽一齣玉堂春。梅麗道：那有什麼意思，他跪在那兒唱，聽得人膩死了。我上回瞧過一齣戲，一個丫頭冒充了小姐，做了狀元夫人。那個員外見了人叫着飯，叫他勸和他不動和，一說吃雞絲麵，他就來了。還有那狀元的老太爺，畫着方塊子的花臉，拿扁擔當拐棍。還有……他本在二姨太太一處，二姨太太：亂七八糟，鬧了半天，也不知道說什麼，他還有呢，你就別說了，越說人家越糊塗。金太太笑道：你別說他胡扯，倒是有這齣戲。我也在那裏聽過一回，把肚子都笑痛了。那齣戲叫什麼？何寶珠。二姨太太道：那不像戲詞，倒很像一個人的名字了。問問咱們戲博士準知道。玉芬道：這有什麼不知道的，叫荷珠配。佩芳正用筷子夾了一叉肉鬆要吃，於是便用手上筷子點着玉芬道：你瞧他，自負爲戲博士。這時，恰好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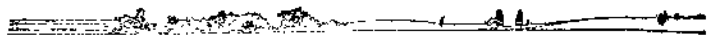


秋香送了一碟玫瑰蠶豆醬到這棹上來。見佩芳夾了一簇肉鬆伸過來，忙在棹上拿一個醬碟子，上前接着。笑道：「謝謝大少奶奶，可是我們那棹上也有呢。」當時大家不覺得，後來一想，秋香是錯誤了，大家便一陣鬨堂大笑。這樣一來，倒弄得秋香不好意思，呆呆的站在人叢中。還是玉芬笑道：「站在這兒作什麼？還不過去。」秋香臊成一張紅臉，只得垂着頭走了。鳳舉也笑道：「不用得要聽滑稽戲了，這就是很好的滑稽戲哩。」佩芳聽說，對鳳舉瞟了一眼，也沒有說什麼。燕西很解事，便插嘴道：「既然是大家願聽開耍笑的戲，我就多邀幾個小丑兒。」玉芬道：「那有什麼意思呢？倒不如邀兩個好好兒的會唱的，咱們靜靜聽他幾齣戲。」金太太皺眉道：「你們就是這樣經不了大事。一點兒芝麻似的小問題，辦還沒有辦，就這樣胡鬧起來。」燕西笑道：「這也總應該先議好，然後定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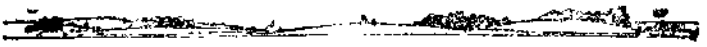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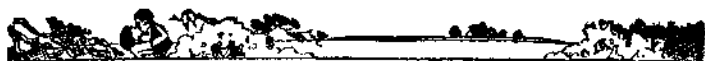
什麼戲，人家好帶什麼形頭。金太太道：現在吃着麵呢，吃完了麵，再來商議，也不遲呀。燕西道：是真的，快點兒吃麵，吃了麵到我那裏去開緊急會議，有願列席的，我一律招待。佩芳笑道：得了罷，又不是什麼好角兒，還要這樣鄭而重之的去斟酌，說的乾脆，就讓我們的戲博士去做戲提調，由他分配得了。誰願意聽什麼戲，他準知道，他分配得好好的就成了。玉芬道：戲提調，談何容易？就是要分配戲，先就該知道有什麼角兒，他是什麼戲拿手，又和誰能夠配戲，那裏就能依我們愛聽戲，就點什麼戲哩？點了戲，他們唱不好，那也是枉然。佩芳笑道：這究竟是戲博士，你看他說的話就很內行。燕西笑道：要這樣說，連他也交不出卷來。他們這戲的人，就沒有告訴我是什麼角兒，但是這裏面有兩個坤戲迷，人很熟，好角兒總不會漏了，說着，又笑了一笑，對金太太道：關起





門來，都是自己人。咱們票兩齣戲玩玩，成不成？金太太笑道：你不要出乖露醜了，你幾時學會了唱戲？玉芬道：我知道，不是老七票，有一個人嗓子癢哩。說時，可就望着鵬振。鵬振麵已吃完了，老媽子送上手巾，擦了一把臉。一面擦臉，一面擺着腦袋，左腳的腳尖，便不住的在地上點板。玉芬望着他，他並不知道。佩芳笑道：這人發了戲迷了，看他這樣子，恐怕等不及到晚上呢。鵬振才說道：是說我嗎？票一出就票一出，讓我們瞧瞧，三爺的戲，可是不錯。玉芬道：不要吹了。我瞧過你的，唱武家坡都會把調忘了，還說別的呢。鵬振笑道：你是瞧不起我，可是我對這個戲博士也不敢十分恭維。要不，今天晚上，咱們把臉一抹，來他一出武家坡瞧瞧。這一說，大家就起鬨起來。本來麵已吃了，於是大家都圍着玉芬，慫恿他和鵬舉合串。玉芬本來加入一個霓裳雅會，那裏面全是





第二十九回

太太姨太太少奶奶小姐四樣合組的票友班，常常自己彩排着玩。不過玉芬因爲那裏面混子太多，不大常去，也不敢把他們望家裏引。所以家裏至多只聽得他唱的不壞，可沒有見他表演什麼？現在鵬振一提，引起大家好奇的心，就都來慫恿他了。玉芬被大家慫恿得心動了，笑道：你們真是要我唱，我唱一出女起解罷。大家見他自己答應了，越發鼓動他，說是要唱就唱一出合演的。而且今天是有有人做生日，唱女起解那種戲，也不大吉利。玉芬笑道：武家坡這個戲，倒沒有什麼難，但是我沒有形頭。而且沒有……玉芬這句話沒說完，燕西搶着說道：有有，只要你肯唱戲，無論什麼形頭我都可以借得到，我們就此一言爲定，不許反悔了。大家鬧了一陣唱戲的事，就算辦定了。下午這一餐酒，原來是定在飯廳上吃的。現在要唱戲，便只好移到大客廳去了。這

